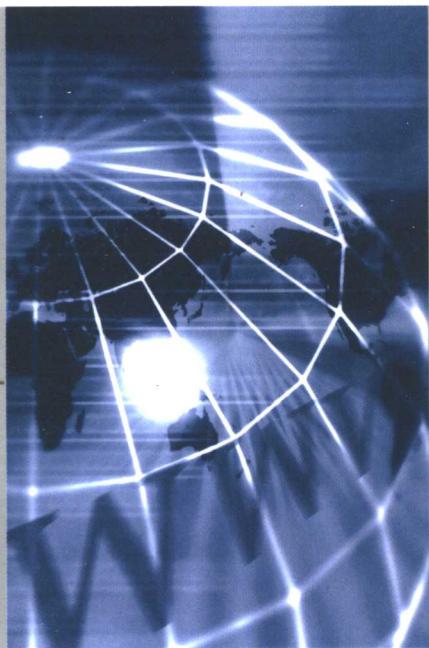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政党现代化论

ZHENGDANG XIANDAIHU LUN

王长江〇著



D05
W122

郑州大学 *04010312499X*

-504



ZHENGDANGXIANDAIHUALUN
政党现代化论

王长江◎著



D05
W122

江苏人民出版社

Qay 4/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党现代化论/王长江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 - 214 - 03699 - 1

I. 政... II. 王... III. 政党 - 现代化 - 研究
IV. D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56129 号

书 名 政党现代化论
著 者 王长江
责任编辑 金长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苏苏中印刷厂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页 2
印 数 1 ~ 6 000 册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214 - 03699 - 1 / D · 561
定 价 1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引 论 政党现代化——政党政治的一个永恒课题·····	1
第一章 现代化与政党 ······	11
一 关于现代化的界说 ······	11
二 现代化与政党 ······	17
三 何谓政党现代化 ······	24
第二章 政党现代化与政党现代性 ······	31
一 现代性与政党现代性 ······	31
二 政党现代性:美国政党政治的例子·····	37
三 政党现代性的两个支点 ······	44
四 政党现代性的若干基本方面 ······	52
第三章 历史上的政党变革 ······	64
一 英美政党的早期改革 ······	64
二 政党政治变革的潮流 ······	72
三 政党变革的类型 ······	82
四 当代社会党的变革 ······	90

第四章 政党现代化与社会发展	98
一 公民社会与政党现代化	98
二 科技革命与政党现代化	110
三 社会发展对政党政治的深刻影响	118
第五章 政党现代化的制度环境	128
一 政治文化	128
二 政治体制	135
三 法律制度	146
四 政党体制	156
第六章 政党功能和组织机制的现代化	167
一 政党的基本功能	167
二 政党与社会整合	174
三 政党组织力和统制力的提升	183
四 政党的民主化	194
第七章 政党现代化中的意识形态	206
一 政党与意识形态	206
二 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	214
三 意识形态终结了吗	222
四 政党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231
第八章 政府过程中的现代政党	242
一 现代政府过程与政党	242
二 政府过程中的党政关系	249
三 政府改革与新公共管理	259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的任务	267
一 党的现代化的三重任务	267
二 审视中国政治文化	277
三 走出传统党建理论的误区	287
四 科学对待人类政治文明	298
第十章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306
一 公民社会的视角	306
二 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的视角	314
三 社会整合功能的视角	324
四 体制和机制的视角	335

引 论 政党现代化——政党政治的一个永恒课题

一

1996年9月，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学术专著，名为《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在这本书中，我提到了“我国政党政治的完善和现代化”的概念^①。这是我本人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物中提出“政党现代化”问题，而且讲的是我们的党的现代化。我没有查过，我是不是提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的第一人。据我所知，曾经做过《理论动态》这份很有影响的杂志主编的沈宝祥先生，也很早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我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研究者之一。

这个“第一”和“最早”，不是什么荣耀。至少我个人感觉不是如此。相反，我切身感受到，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风险。这种风险，只有在你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去研究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无所畏惧地去迎接它。这需要勇气。在我们事业发展的过程

^① 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前言”第2页，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

中，经常会生出一些事情，来检验你还有没有这种勇气，考验你敢不敢面对挑战。

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和中央党校学员在进行自由讨论的过程中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有人当即提问：“王教授讲的‘党的现代化’，是不是就是党的西方化、社会民主党化？”如果这个设问是成立的，那么，毫无疑问，这顶“自由化”的帽子，我是逃脱不掉了。好在中央党校的思想那时就已经比较解放，氛围已经比较宽松，开明的领导们坚持了“不扣帽子”这一条。于是，这顶帽子我也就没戴上。

又如，在中央党校局级干部搞“三讲”时，也出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个别持不同观点的同仁把主张“党的现代化”算做是我必须承认的错误之一。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把“党的现代化”作为目标，无疑等于说，当下的党是不现代的，它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活动方式都是过时的。这显然就否定了党的历史和现状。其实我本人丝毫没有那个意思。我只不过认为，党应当随着变化的时代而变革，可以把这种变革理解为党的现代化。理解不同，讲不到一块儿，只好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其实，关于党本身要不要变革，要不要与时俱进，历来就不是一个早有定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理论家大约有过几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早就指明了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标和道路，揭示了其发展的所有规律，我们只要照着去做就是了。我们的实践之所以会出现错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偏离了基本理论的要求。领导革命斗争时期形成的党的建设理论和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因此，我们事

业的进一步发展,最要紧的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学通、用好,它可以确保我们前途无虞。从这个角度看党的建设,结论和工作重心都必然落在如何以已有的理论来统帅和指导今天的党的建设上。在这种情况下,谁强调党自身的变革,往往谁就有标新立异、否定以往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之嫌。

第二种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无论对于革命和建设都具有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不够,导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出现一系列问题。社会主义同样应该通过搞市场经济,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没有经验,因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与此相反,在党的建设方面,我们过去却始终是成功的。所以,今天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套东西坚持下去。按照这种看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上就是把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在政治上坚持党的建设的以往模式结合在一起。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的认识,大概也是这样来的。

第三种看法是:“老祖宗”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趋势,为我们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究竟怎样搞,尤其是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下,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把它建设成为能够胜任所肩负的历史责任的党,“老祖宗”并没有作出回答。这就要求必须根据新的变化了的情况,研究和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方式、途径、要求等等。一句话,时代的变革,也向执政党提出了变革的要求。按照这种看法,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大方向相适应,执

政党自身的改革也是大势所趋。

这三种看法,虽然一定程度上同时存在,但是实际上,与其说它们反映了不同观点之间的对立,不如说更体现了我们党内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年代,恢复被“四人帮”破坏殆尽的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建设方面的主流认识,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执政党建设需要新的思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明确以后,新的历史环境下党的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逐渐显露,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继续沿用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那套东西,很难应对时代的迅速变化。但是,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变革,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主张微调,有人主张改进;有人把调整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为重点,有人则强调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我们党终于在认识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因应时代的变化,在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努力变革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可见,执政党自身的变革,一如执政党领导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一样,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领导现代化的政党自身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不回答这个问题是说不过去的。如果想当然地认为,其他方面都可以变革,惟独领导变革的党本身不能变革;其他方面的与时俱进叫做改革、前进,惟独党自身的调整和适应是后退,是削弱党的领导;其他领域的改革都向纵深发展,惟独党自身的改革可以停滞不前,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党是无论如何都会大大地落后于时代的。真正关心党的前途和未来的人们,应当有这样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应当有这样一种全党动员起来、通过改革来应对挑战和危机的共识。

二

对于党自身也需要改革的主张,许多人是同意的,而且这个观点正成为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共识。但是,这不等于说,人们都肯定会接受“政党现代化”的提法。或许在许多人看来,用“党的改革”或“党的自身改革”来表示发生在党身上的变革,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再创造类似“党的现代化”或“政党现代化”这样的新概念。这实际上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政党现代化”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是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伪命题?提出“政党现代化”命题究竟有没有必要性?

从一个方面看,用“党的改革”来概括我们对当今变革时代的应对,的确已经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问题的实质,表明我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认识的深化。政党只有改革,才能跟上时代进步的潮流。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词,例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等,说到底,都是要表明,领导着改革进程的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通过自身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体制、机制和活动方式方法的调整,使自己适应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的要求。这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

但是,在我看来,仅仅强调党自身的改革,还不足以体现政党在当今时代与时俱进的全部内涵。从一般意义上说,改革是指和激烈的、通常是暴力的革命相对立的活动,往往在不同程度地保留和继承过去基本理论、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具有改良

的特点。其实,英文中的“改革”(reform)一词,过去我们一直是译成“改良”的。然而今天,“改革”一词所包含的内容已经被大大拓展了,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含义。政党在原来基础上的任何调整、转变、转型,只要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往往都可以叫做党的改革,都会被纳入改革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讲,“改革”(reform)和“变革”(change)倒是有了更多相同的含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从独立的政党变成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苏共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化”,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改革;伯恩施坦、考茨基按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路,把社会民主党改造成主要适应议会活动的政党,也可以叫做改革;40年代,东欧各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把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合并成一个党,可以叫做改革;60年代,赫鲁晓夫把苏共分成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各管一摊,也可以叫做改革。甚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共产党纷纷改为社会民主党,打的也都是改革的旗号。可见,改革是一个十分广义的概念。不能因我们褒义地使用了改革这个词,这个词就只能用指“正确”的、成功的变革。事实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而进行的改革,有的促进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的则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的崩溃;有的释放了推动发展的能量,有的则引发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有的改革成功了,有的改革则失败了。不能说失败的改革不叫改革。把成功与不成功作为判断叫不叫做改革的标准,势必引起无谓的论争。纯粹词语的论争,是比纯粹意识形态的论争更无意义的论争。

所以,党的改革表明的是一种动向,而非目标。因为改革本身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使用这种手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既可能前进,也可能后退;既可能使党得到发展,也可能导致党的垮

台。改革摆在我们面前的多种可能的前景,要求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提出了改革,就前途一片光明,从此一切顺利。恰恰相反,改革总是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必须做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准备,也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承受挫折乃至失败的心理准备。

怎样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保证党自身的改革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首先当然要有改革的坚定决心。但是,光有决心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的、正确的改革方向。很显然,在全党形成改革的共识之后,方向问题就成为决定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成为执政党是否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关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同时又在执政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的党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确定党自身正确和科学的改革方向,尤其需要把握好三个根本的原则。

第一,这个方向应当合乎政党运作的普遍规律,特别是执政党活动的普遍规律。政党活动规律,包括政党执政规律,指的是所有政党在执政或争取执政的活动中都必须依循的东西。一方面,政党总是代表一部分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政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特点。例如,工人阶级政党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等等。政党的性质很重要,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能不能按照规律办事。但是,另一方面,不论什么样的政党,只要想获得尽可能多的人的支持,只要想取得执政地位并尽可能长久地掌握政权,就总是要遵循相类似的活动规则,探索尽可能科学的执政方式和方法。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反映的就是规律。实事求是地说,就这两个方面而论,我们共产党向来十分重视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殊性,但对于政

党活动和执政的规律,对于政党运作中反映出来的带普遍性的东西,却往往是忽视的。不要小看这种忽视。它在很长的时间里使我们党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盲目自大的环境中,不能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党的发展,对政党活动的共同规律,知之甚少。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在执政实践中遇到的挫折,是和我们不懂规律、轻视规律和违背规律联系在一起的。违背规律,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

其实,不仅我们党有一个如何按照规律、以更适应现代政治发展要求的方式来运作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都遇到的普遍问题。而政党现代化表明的是政党发展的共同趋势。当然,各国国情不同,政党各自形成的具体状况不同,因而各政党需要改革、适应和调整的方面不同,改革的目标也就不同。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政党改革的最显著的特点,都是要从适应过去时代的运作模式,转向新的、适应今天变化了的时代的运作模式。

第二,这个方向应当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与肩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相一致。政党是人民用来实现自己意志的政治工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与此相应,领导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和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存在的价值之所在。因此,在我国,上面讲到的所谓规律性和对规律性的探索,集中体现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即体现在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党的一切活动,都围绕这一点来进行。就是说,党的全部运作,是与中国现代化整个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党存在的理由,党执政的合法性,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我们这个处在执政地位的党能不能、在多大程度上担负起这一历史责任。一句话,党

之所以要改革,之所以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是因为,领导实现现代化的使命和责任向我们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这样,党自身的变革方向也就十分明了了:它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同步,在领导中国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而变革的同时,也按照实现这一目标的要求而变革自己。

第三,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改革,应当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是整体的而不是个别的。政党既然是公众实现自己利益、愿望和要求的工具,那么,政党的组织体制、活动原则和活动方式就应当为实现确定的目标和任务而量身设计。如果政党首先是要取得政权,那么它的活动就围绕如何创造和实现取得政权所需的各种条件来进行;如果政党已经执政,那么,它的活动就是围绕如何利用权力推动社会发展、努力巩固和增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来开展;如果政党处在非法的地位,它的活动就不得不采用秘密的、甚至暴力的方式;如果它是现行政治体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活动就必然带有强烈的“依法”和维护现行体制的色彩。囿于过去的经验,不肯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来改革自身,或者只愿意在原有体制的框架下作一些微调的政党,往往要冒落后于时代要求的风险。

中国共产党已经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在全国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由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样一个和过去迥然不同的党,当然需要在改革方向上有一个新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要适应于领导革命,也不是要适应于领导计划经济,而是要适应于领导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适应于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适应于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上述三条原则,都要求我们在有明确的国家和社会改革目

标的同时，也要有明确的党的自身改革的目标，要求我们用一个比“党的改革”更确切的概念来揭示这种变革的方向。这个方向，应该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当今这个风云变幻时代的适应能力的不断增强，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个方向概括起来，就是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党自身的现代化，就是党的现代化。

因此，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政党现代化”都比较贴切地表达了政党进步的必然要求，最终会作为科学的概念被人们所接受。在党建理论研究中，这种取向已经越来越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谈及政党现代化的问题，甚至还有人把政党现代化作为研究课题，申报国家科研基金项目，尽管迄今为止尚未有获得通过的先例。可以说，只要政党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那么，政党现代化问题，就是一个早晚要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政党政治一个永恒的主题。对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第一章 现代化与政党

提出政党现代化的命题，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政党和现代化之间存在的那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政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反过来，政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个别到普遍，也始终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出来的。现代化和政党的这种复杂关系表明，弄清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脉络，是认识政党现代化问题的前提。

一 关于现代化的界说

现代化是一个早已为人们熟知的词。现代化的历程，如果从18世纪60年代算起，已经有240多年的历史。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则主要是在20世纪的后50年。在这50年中，现代化研究形成了大量理论成果。但是，由于研究角度不同，人们给现代化下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至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一般说来，现代化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现代化概念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或是把现代化看做主要是工业化以及由工业化引起的其他领域发生变化的过程。广义的现代化概念则把现代化看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全面变化。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看，随着人们对现代化认识的逐步